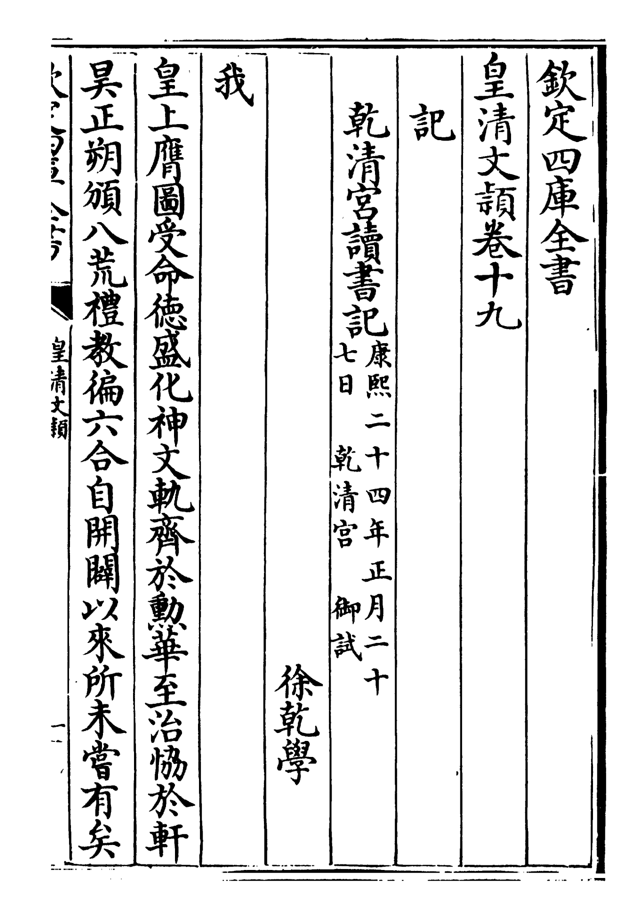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十九

記

乾清宮讀書記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乾清宮御試

徐乾學

我

皇上膺圖受命德盛化神文軌齊於勳華至治恊於軒昊正朔頒八荒禮教徧六合自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矣

而

皇上所以致天下之極治若此之盛者惟是勤學好古

極圖疇精微之奥通天地渾淪之理窮古今之紛賾觀

萬物之屈伸禮樂貫於百王運數探於元始因革損益

燦然備陳制度文為犂然具舉自書契之後簡編烟海

深宮禁籞廣廈細旃之間旰夕披覽亹亹忘倦是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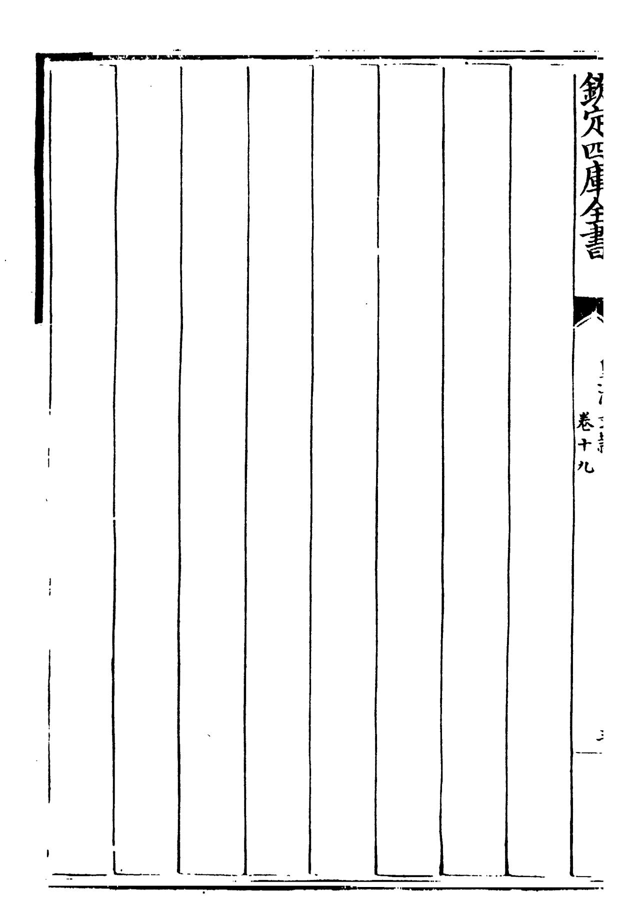
聖外王之道無所不該文經武緯之宜無所不裕合乎

天而孚乎人發諸邇而見諸遠舉而措之易易也臣伏

讀尚書至說命乃始言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葢王者之多聞欲以見之事業也非徒資閎覽稱博洽而已三代誼辟罔不皆然顧後世人主或厭棄詩書或初勤終輟以是治功亦遜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東漢顯肅二宗臨雍親講唐太宗留情典墳意悟冲邁宋真宗仁宗手親經史丙夜不輟史冊流傳以為美事而治不臻於極盛者以其所學之道非二帝三王之道也孰有如我

皇上之合道法以出治與天合撰自强不息者哉臣惟乾至健也天得一以清乾之象也解者謂一者專一而不撓純與不已之謂也穆清穹乎上而日月星辰經緯錯列氣化流行循環不已夫天豈有息時哉亦豈有强之使然者哉惟自强不息故健之用為至神一息即非健矣孔頴達正義云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君子以人事法天亦如天之至健而自然不息無幾微之或間是以仰觀俯察窮搜博覽彌綸宇宙酬

酢神人雖功用莫之能測而範圍不外於一心蓋
皇上之心即二帝三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皇上之學即二帝三王惟精惟一之學也無一時不典
於學即無一事不合於道由是而致治之盛遠邁往古
豈偶然哉臣謹承
命為
乾清宮讀書記云



瀛臺恩宴記

徐乾學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年九敘歌七德兠雈苻銷聲鯨鯢潛伏遺孽就殄諸方厎平咸弧將韔靈旗欲偃雨暘時若歲其大有

天子以秋七月壬申燕羣臣於瀛臺蓋異數也羣臣入自西苑門乘船渡至石橋側序立以俟

天子遣重臣傳諭曰惟茲在廷諸臣宣力有年恩數未徧今朕駐蹕於茲名諸臣合會為歡以永今日魚藕菱

芡之屬出苑中所有無費大官又念秋露始零各賜文
綺表裏用製時服非比法筵大賚其共悉朕意諸臣以
次拜
賜伏而奏曰臣等備員多過無有毫末勞勩方懼隕越
於下今
天子加恩便蕃在廷沾洽跪聆
溫綸益用悚慄涓埃之恍難裨海岳臣等無任惶愧者
奏已謝

恩就席

天子復有命曰古者君臣有獻酬也今者之飲朕不及

遍勸羣臣其暢情極歡無或不醉諸臣再拜稽首就坐

飯訖改席設肴核

賜上尊人一卮又命勲舊大臣學士勸飲無筭爵於時

天氣爽澄樹色茂欝秋蘭香發谷鳥聲和諸臣既醉謝

恩各擎所

賜以出臣既點忝華之署獲與斯榮又以執筆侍立螭

坳誼當有所撰述臣伏考儀禮有燕禮於五禮屬嘉其一為君臣無事而燕其一為卿大夫有勤勞而燕也今

諸臣幸邀

天子之寵靈而際太平無事

廟堂之上璣衡神運使萬物得所四海蒙澤諸臣方奉職不逮其何勤勞之有此所以大小臣工受

恩感激踧踖不自寧者也臣又讀小雅鹿鳴之篇小序以為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故燕禮歌鹿鳴而鄭康成注以為君臣講道脩政之樂章賈公彥疏魯頌振振鷺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之詩亦以為君臣相與明義明德而燕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三代盛時上下和樂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論者以為泰交之盛致治之本在是自秦漢以後此風邈不可覩矣然則天子所以施恩臣下飲食之而侑以筐篚令其不醉無歸者

恩至周浹禮至隆厚與雅頌所云先後一揆矣自三事以及庶司有不戴
聖德之高深淪肌浹髓以圖報於萬分之一者乎臣故述兹榮遇系以五言古詩四章以為瀛臺恩宴記云

御賜書記　　徐乾學

皇上以侍講學士臣尹泰有問學操行俾在
内庭供事不數月以其勤也
賜之内府秘本秦漢文一帙臣泰既受賜累日喜見顔
色則向學士臣乾學言曰泰少而讀書僅通記籍長而
麤知大義未甞窺聖言之突奥自侍
禁庭見
皇上聰明時憲孜孜亹亹聽政之暇研精覃思於六經

之要妙與夫前史得失之林每名臣泰面加
訓諭凡古人文章一字一句稍有疑端
天語發明洞若觀火臣泰側而聽焉伏而思焉如是數
月而心有所開今之泰非昔之泰也
皇上以泰為可進於學而
賜以是書又重之以
宸翰泰雖不敏將終身焉紬之繹之以益其神智傳之
子孫世世寶藏焉予為我記之臣乾學竊惟自古人主

留心藝文者多矣未有如我
皇上好學深思精微廣大者説命之言時敏周頌之言緝熙無以過之也臣乾學薄劣無比遭逢際會得侍
講幄及造
内庭仰見細旃廣廈夙夜宥密之
聖心而泰朝夕供奉式克欽承揚休近光密邇咫尺宜其涵濡於
帝德之廣運而自淑於厥躬也臣又伏念人臣受君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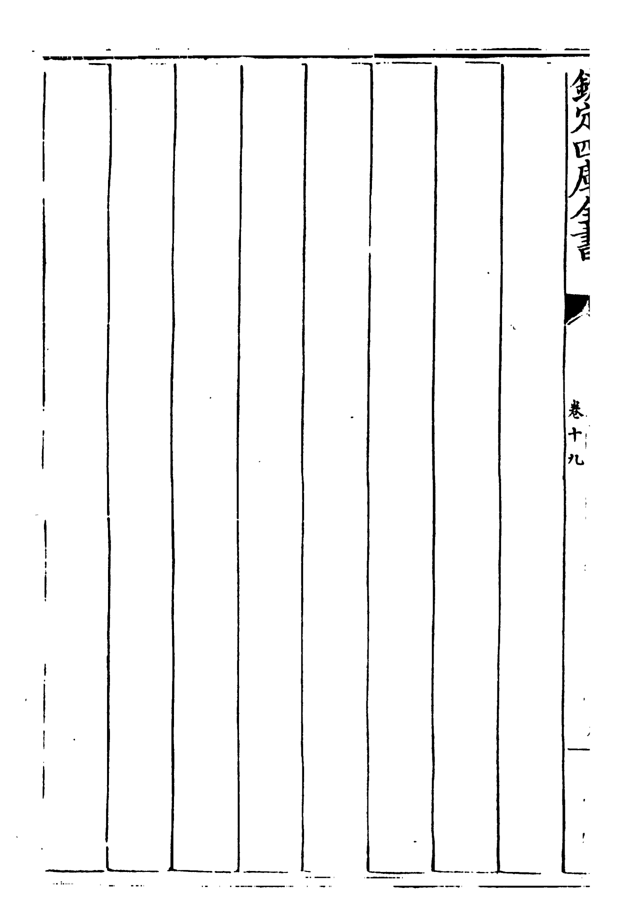
之賜尺寸莫不以為榮惟賜書最為優渥車服有時而敝金貝有時而罄惟書則貽之永久是訓是行不啻天球河圖之璀璨而世世守之若河山帶礪之綿長也宜泰之感激之深而愛重之至與

東宮將出閣

上特擢泰為詹事眷倚益厚泰益思進德脩業以報非常之

恩他日洊登三事寵賜便蕃尚當為

君記之勉旃自愛



賜遊西苑記

徐乾學

康熙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初九日平明羣臣奏事畢奉
詔賜臣廷敬臣乾學遊西苑環衛導行由勤政殿之左
歷小徑入門為知稼軒軒之外疏豁爽塏心目開朗數
武至秋雲亭臣英臣士奇臣杜訥拱立亭外以待其西
則嘉蔭軒
上披閱章奏及進膳之所南則狎鷗亭平臨太液闌檻
鮮澄如畫可望而得也其際則泱漭蕩漾極視無涯清

流環引被以荷芰青紅掩映汎景翩風鴛鴦鸂鶒飛鳴自若池之陰植稏禾果蓏數畦方秋穎苕秀色成攬有輓轤髙井膏液潛通清泉不竭迤西朱牆以內為豐澤園

上退朝讀書之室水濴迴階下規制樸雅總無雕飾臣等仰見

皇上於政事學問日昃不遑念民依勤稼穡所其無逸之心雖在清宴未嘗頃刻少輟侍衛宣傳

溫諭
賜上方珍饌二筵未幾
賜臣廷敬臣乾學
御書各一幅
天章炳煥龍翔鳳翥又
賜臣等五人法琅香鑪瓶合各一製作工巧五色絢爛
香烟裊然臣等咸稽首頓首謝
恩乃出臣竊惟前代楊士奇李賢諸臣皆有賜遊西苑

記比於周之宴鎬漢之横汾唐之興慶播為美談流傳簡牘往者嘗心慕焉以為遭逢之幸何意躬事堯舜之主得以持槖簪筆出入殿廷親見天子恭儉仁聖勤政講學功德巍巍而又荷被眷遇至深且厚臣一介竪儒才學不逮曩代諸臣加孤蹤薄植與世寡諧猥蒙聖主特達之知實逺出前人萬萬臣所為捫心知媿戴

恩罔極者也深惟游覽所見禽魚飛躍草木蔚茂雖一
物之微皆以地近日月顧戀恩私矧臣粗知誦讀廁列
侍從寵踰涯分日夜思惟才短識闇無以稱塞方諸物
類命賤恩深徒娛暇景無益明時然臣區區之心何能
但已每思古人雖處儔匹之中一飯之德誼無相負況
於荷
天之寵隆施稠疊雖小雅鹿鳴所稱承筐式燕以待嘉
賓者殆過之焉臣顧何人惜此頂踵若使臣之自矢稍

渝一節便為虛此遭逢辜負

聖恩為世大僇至於經術材器臣於朝右最為後人但

犬馬惟知戀主葵藿亦能向陽抱此區區冀報效萬一

而已臣既以自勵且與諸臣共勖焉

翰林院題名碑記

徐乾學

翰林院設於唐開元中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均得與選入院者概稱為學士有待詔供奉之名憲宗時置學士承旨在學士之上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而學士之職始貴為院長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脩撰編檢諸員其制大備時入院者不專進士科至天順間李賢建議始盡用進士我

朝因明之舊間損益唐宋明初之制辟薦者得入翰林

天子加意文學才士蔚興儒林文苑之官多至不可勝數夫翰林為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居禁近掌制誥公輔之望由此其選非可以雕蟲篆刻之才當之也予自庚戌釋褐先後官翰林垂二十年自信樸僿無他長惟是一言一議亦欲溯其原究其用本經術以經世務期不媿於自古在昔立言不朽之義方力焉而未有逮也其敢以虛名諱世乎嘗論有明館閣文章之盛莫如洪武太祖蒐羅元世文獻之遺徵辟在列如髙青邱陶主敬

宋景濂王子充張志道方希直及練黄諸公淵源相禪不特文章爾雅亦多以節義表見者永洪之際則有三楊二王南陳北李勲業政績卓然可傳至於成弘之世久享隆平風流弘長於時懷麓滄洲張其赤幟白沙定山分道揚鑣熊峯圭峯振之東江葦世人比之蘇門六子者大半在詞林他如柴墟鶴灘儼山升菴二汪皆以讀書為能事導揚風雅表儀詞垣降至隆萬東阿臨朐猶能學有根柢詞知體要不失前人矩度自是而後才

雋輩出競以浮華相矜詡枝葉愈繁流趨愈下言文章者至以詞林相訾謷則政事可知已予在史館論次有明一代文章政事升降之故不禁概焉歎息嘗怪文學如道思應德熙甫功名理學如廷益伯安德温諸公皆不與館閣之選其在館閣者鉅儒偉人又或不出於科目胡仲申趙子常徐大年王常宗以布衣預脩國史名爛天壤其由進士爲詞林者二百七十年中何止數十人其傳者可指而數故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也天

官家謂柱史一星在勾陳帝座之側爲翰林之象予幸遭際休明兄弟踵武入翰林爲希世之遇顧予老將知而耄及無能報稱其在列諸公當必有遠勝曩代者上應昌期而舉臣職抑尤有望於後來者也故敢援據舊聞鐫于申之以文題名之石告後之君子

翰林院教習堂題名碑記

徐乾學

古之造就人才如周禮大司徒鄉大夫賓興之法戴記文王世子大樂正之教國子其制備矣其後考亭西山分年讀書法講求尤詳然皆未仕以前也其教於士既出身以後則莫如翰林院教習之法初明洪武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人擢翰林院編脩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桂彥良為其師帝政暇輙臨幸考業親第高下光祿給饌太子諸王迭為之主賜白金鞍馬

冬夏衣裘及永樂二年遂選進士二十八人復益以周忱一人就文淵閣進學給筆札分鈔賜第隆禮過之時榮其選謂之二十八宿其中如王文端直李忠文時勉陳文定敬宗周文襄忱後皆為名臣德業文辭照耀一代稱極盛已自此每科庶吉士皆教習以學士為師然沿襲既久學堂程課僅同邨塾師生相習為軟熟套爛之文今所傳館課文字是已以是士氣奄奄卒於不振然其害猶未甚也自正嘉間姚江立教以象山之心學

兼永康之功利徐文貞當國私便其說至張江陵為館師令庶常日見上計吏咨訪利病接引賓客漸事拍搖而士氣一變矣趙大洲之為教習也則導士子以講誦楞嚴經引釋入儒滅裂名教此得罪吾道之大者流風牽引不知底止其禍至今未艾矣我

皇上道德沖備益之聖學欲復天下之人心一歸之於古以為翰林侍從官備啟沃顧問尤不可以無加意於是常賜考試親第甲乙如舊制時名對便殿講說義理

良久乃罷乙丑春既賜進士及第出身選入庶常有差所司以教習請
上特命予以内閣學士與院長共涖其事明年夏遷禮部去有司請更代
上命之如故自惟孤陋洊膺異數循省悚惶憶予之入翰林也館師孝感公痛闢異端昌明考亭之絶學於既晦之後斯文賴以無墜乃本其意撰為條例十餘則進庶士而告之大抵以立志希聖力崇正學為第一義李

有程月有課所以磨厲而董率之者不敢蹈常習故苟且塞責也務使其見於言者一以六經四子為歸而立德立功皆足以儲為天下國家之用以無負

皇上惓惓作人之意而已而數年以來予所見一館之人才亦既彬彬彬足觀矣然而前人之為此者其才其學皆足以十倍於予而缺然未有題名則孰知其教之所自也因畧稽開國以來姓名鑱石壁間若以予之偶嘗盡心於此而汲汲於後之視今則意之所不敢出矣

刑部題名記

徐乾學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內自八旗五城御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輕重決之至於新舊條例宜歸畫一非時矜恤務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帥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所頒下而已葢易之取象刑獄者有五明在上威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豐噬嗑象曰明罰勑法先儒以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設於

未用刑之前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職也若威在上明在下則曰折獄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良有司之職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繫而天下人命尤繫於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

皇上御極兢兢惟刑之恤每歲論囚多所寬赦臨決之際涕泣減膳猶時諭三法司以無枉濫失入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難矣然予觀自古臯陶為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

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為欺今部掾史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徵倖無事速去而已予兄弟先後蒙

恩迭掌邦禁雖稍欲有所施設亦以遷除之急未盡展布也以是求刑之無寃以仰稱

聖天子清問之至意豈不難哉雖然不可不盡心也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尚德緩

刑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其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觀此題者庶亦懼而知警

刑部題名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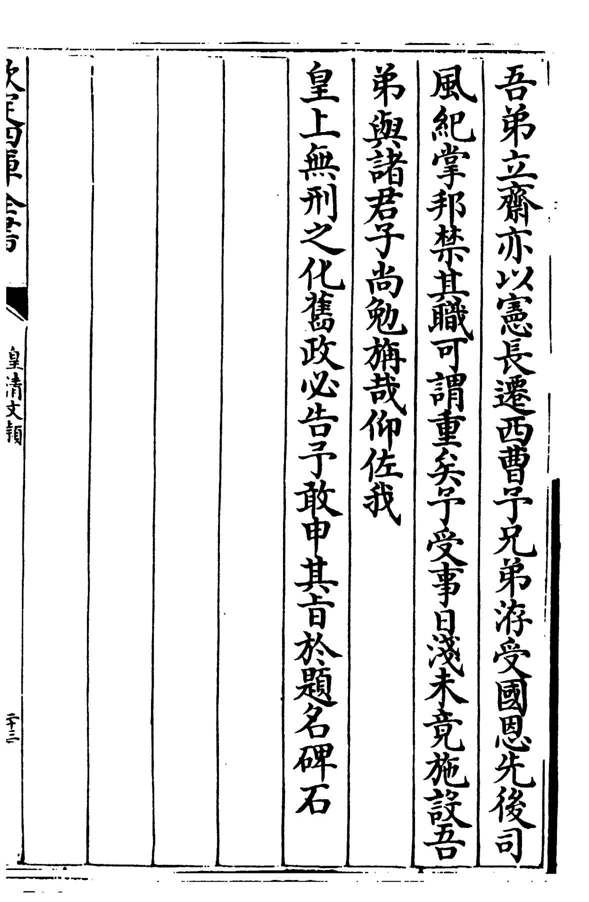
徐乾學

先王之治天下豈不欲胥一世而歸諸禮樂之中優游涵濡以共躋仁壽之域然而五刑之制唐虞不能廢帝之命臯陶曰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此可以見五教之敷刑其不率而後人心可正風俗可成也刑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期於終措而不用也予嘗讀刑書而歎古人制律之深意猶存先王之舊

非明於禮教講於心學辨燭毫芒者不能議民之麗刑各有其質援律以定名一獄吏事爾然而此非其情有操刀剸人胠篋探囊而不必為首惡者有歛手安坐從容指揮則重科之有寇盜奸究犯同而罪異犯異而罪同者有一人而區前後一事而區彼此則異科之此過故之分而誅意之法也惟文理密察哀矜審克乃以得其情周官五聲之聽兩辭單辭而外至於色聽氣聽可謂微矣而又有耳聽目聽之法不第用巳耳而察人耳

不第用已目而察人目先王以為不如是而下有遁情者矣人藏其心至不易知刑之施視其心以為輕重而外之所犯抑末矣故刑書所著皆治心之法而非僅以治其身也儒者猥以名法家言而忽之一旦親吏事決𤨏獄焉定其能不失入哉予以憲長遷西曹每舉是以告其屬臨決之際多所平反而要之上體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罪𤨏惟輕無殺不辜故於此加兢兢焉

皇上臨御以來屢涣慎獄之
德音恒歲讞決奏上必反復詳審求以生之求之不得
而後刑之歲不過一二十人而又屢歲肆赦與以維新
其矜哀惻怛仁民愛物之意至矣備矣雖堯舜之惟克
天德作命配享蔑以加矣予雖未學斷獄然先王敬獄
之道刺宥之方自少習聞漢儒引經決獄最為近古今
所沿唐律皆本於經旨予兄弟居平尚論每嘆古人無
不以經術為吏治顧後世知之者少也予解部務未久



吾弟立齋亦以憲長遷西曹予兄弟洊受國恩先後司
風紀掌邦禁其職可謂重矣予受事日淺未竟施設吾
弟與諸君子尚勉旃哉仰佐我
皇上無刑之化舊政必告予敢申其旨於題名碑石

禮部題名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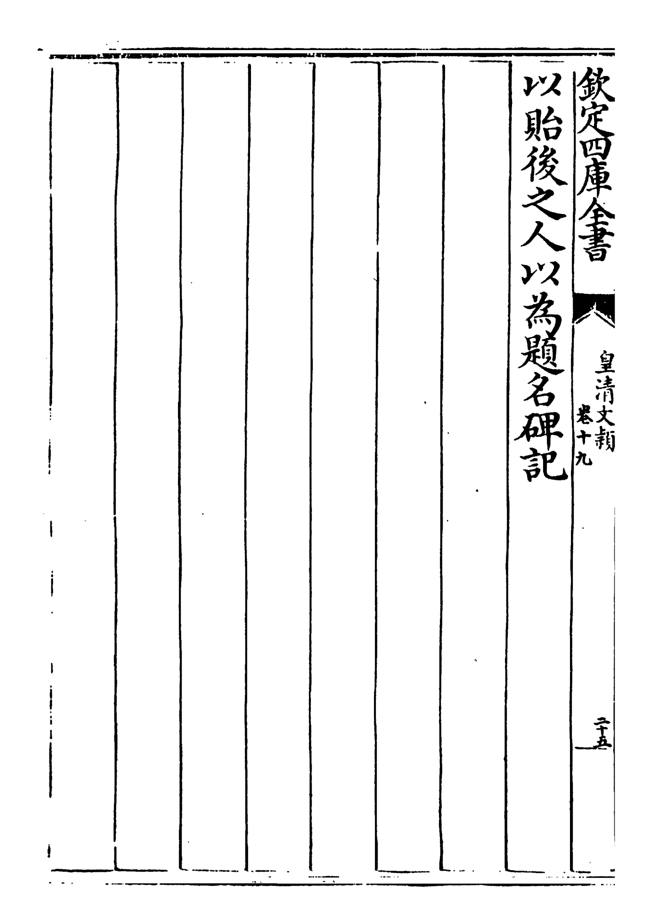
徐乾學

朝廷有大制作大辭命
天子不以乾學為不肖常被
咨詢俾與參詳而各館編纂教習庶常諸務又總領如
故私惟荒陋之質一切埤益逾溢涯分僨敗是虞是用
未明而興夜分而寐屏絕人事專
國家之任使期月以來庶政稍稍就理凡部中沿襲奬
法如直省鄉試歲科試磨勘解卷及內外閣白文移異

時官吏賂遺掊取諸陋例悉
奏除之又奏免歲貢赴京
廷試及改正科場條例人以為是諸如此者不一是豈
乾學一人之能亦賴同事諸君子一乃心德重相諈諉
肆得爬梳其積習經畫其新規也迨予遷憲長解部務
之日諸君子畢至無不揮涕相送依戀不忍遽釋於乎
此亦足以徵諸君子之賢而予之多幸矣方予在部時
天子親灑宸翰書博學明辨四字如斗大特以

寵賜捧拜
恩榮惶恐無地竊念生平無他才能學問又極弇淺惟
於古人脩辭立誠之道義利之防不敢不以自勉此學
辨之一端臣子立身事
主之大節區區之誠明旦自矢不虞上蒙
聖知裒寵過甚嘗考宗伯之官非道藝德行備具者不
稱茲任學之不博辨之不明何以彰厥儀章綜茲同異
而其要統之以善其本歸之於誠媿予之不克副也書

以貽後之人以為題名碑記



詹事題名記

徐乾學

考官制東宮官屬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三代以後莫備於唐歷紀相沿迨我

世祖皇帝御極初載有仍弗替惟時儲位未立官屬虛冗始議裁去比

皇上繼統之十有五年建立

皇儲乃倣舊制復設是署澤州陳公來掌詹事予為贊善規畫制度一切草創陳公命予實經理之二十三年

冬予以侍講學士掌
恩特賜擢用以十一月受事復偕陳公之政明年遷閣
學以去予居是職雖未久顧其始也際復設之初得從
賢端尹後翙制條綱張舉節目非同他時祗以優游坐
受成事迨於其後
皇太子睿質日昭敬脩時敏予又幸得備位宫僚仰見
皇上所以訓廸
皇太子者至詳至備遭逢盛隆屬有厚幸欽惟

皇上萬幾之暇究覽經史未明而興漏下不輟凡
皇太子一言一動必皆
皇上躬為之表率昕夕課程親加校勘祁寒溽暑不少
間自古
儲教之嚴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嘗伏思之古者教太子之法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傅以傅之德義保以保其身
體師以道之教訓而又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

與居處是以教習審而言行見聞無一不正居斯位者甚不易也今世詹事春坊之官即當時保傅之任今且諭教之責

在御總攬為臣子者咸得稟受成規贊翼於下較之古昔難易判矣然古時宫僚人受厥事賦厥功其職分今惟詹事得以進講其職一古時出入宴遊與太子偕為時久今惟進講得以陳説為時暫前代人主之學明於大或畧於小治其粗或遺其精若我

皇上聖學隆懋大小兼舉精粗悉備巍乎若瞻天者之莫窮其高浩乎若觀海者之莫測其深為臣子者即稟受成規而欲以堪賛翼之寄視諸前古蓋有獨難者矣思其難以副其職竊願居斯位者之同有是心也

皇帝親耕處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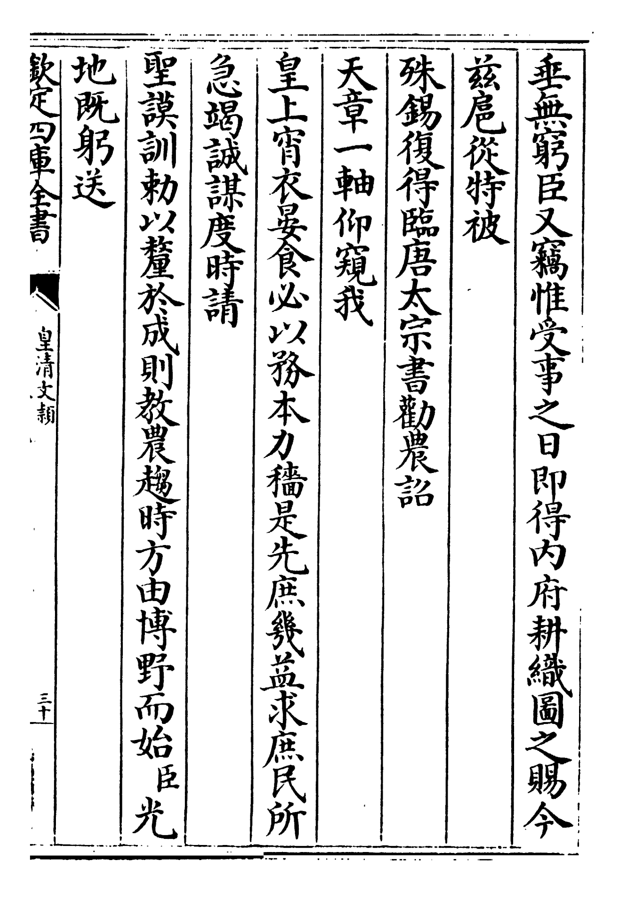
李光地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春省耕畿南廵視宿麥勞勉農人廵撫臣光地及境内文武諸臣扈從以行維二月壬申

聖駕次于博野因東作之興念稼穡艱難躬秉耒器即功竟畝臣令知縣臣開銓即按其畺場表識

聖蹟追維自古盛帝顯王皆以農為興德之本周禮王籍掌之甸師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參置保介御者

之間其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又為饁以饁之嘗其旨否不以命之從行之臣雅頌矢歌聲傳至今洪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度越有周克勤小物為億萬年子孫之貽謀其作典常播聲詩者非一邑所得私也然
聖蹟所存則博野小邑其名一旦遂望於寰内非常之幸葢自建置所未有又近在郊甸　臣光地適為長吏帥屬耕耨攝官承之與際寵榮焉爰立貞石具紀其盛以



垂無窮臣又竊惟受事之日即得內府耕織圖之賜今
兹扈從特被
殊錫復得臨唐太宗書勸農詔
天章一軸仰窺我
皇上宵衣旰食必以務本力穡是先庶幾益求庶民所
急竭誠謀度時請
聖謨訓勅以釐於成則教農趨時方由博野而始臣光
地既躬送

聖駕遣歸郡邑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并銘勒以自朂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恭紀　李光地

恭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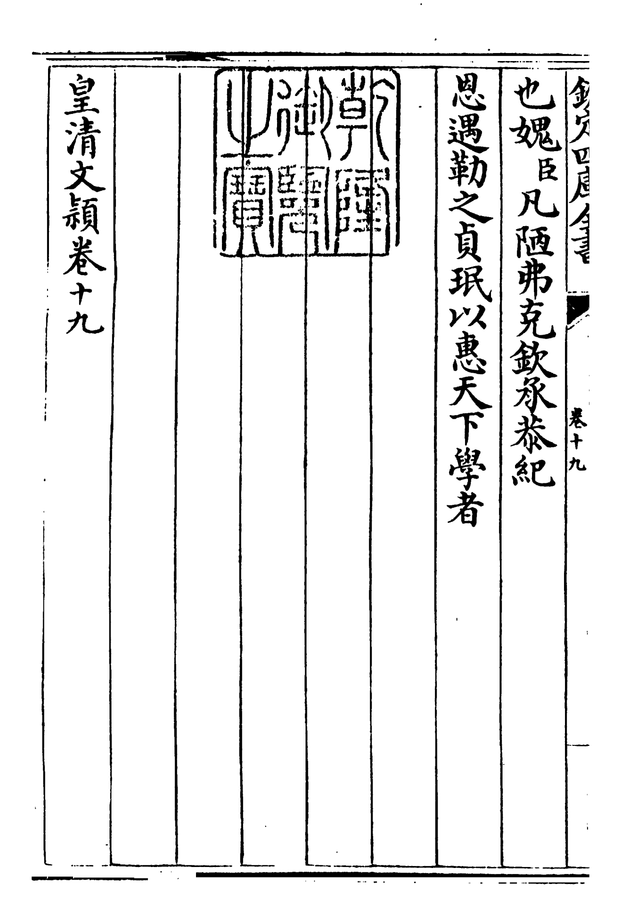
皇上道與堯舜禹湯而相紹學則洙泗闗濂而同歸政撫萬方之煩心傳千古之秘而且窮象數之賾隱訂唐都洛下以無訛攬文藝之菁華裁漢魏江東而還雅顧天縱之睿智實兼多能而聖作之文章悉源性道以是萬幾一日之暇獨宗六籍諸儒之書雖游戲於墨池必翺翔乎學海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前後凡數百本歲二月
南巡守臣光地扈
駕涉天津屢蒙
名見因出
御舟中所書二軸以
賜臣謹拜手稽首祗受而寶藏之伏惟二編為近世學
術淵源比之上古之圖書中天之易範也歷代雖經儒
者之表章然必百世以俟

聖人而大著昔者朱子為圖說首句國史誤增兩字累
欲請之於朝刊改而終弗獲及其論西銘則為林栗彈
劾以去道之難明書之難傳也如是今我
皇上篤嗜深契興絶表微
宸翰所揮
天章所賁昭兹來許千古有光在
皇上則為以聖而下學於賢將天下皆知沿河而東至
於海斯文之幸千載一時儒先復生不知何如其忭慶

也媿臣凡陋弗克欽承恭紀

恩遇勒之貞珉以惠天下學者



皇清文穎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繆暉吉

皇清文頴卷二十

記

御試乾清宫讀書記　韓菼

粤稽古聖恭天成命嗣無疆大歴服皆擅神靈之資生知安行允臻厥道必孜孜于典學稽古以多聞集事施於有政治績大彰然自堯舜以來性之之質旣鮮而厥修未純亦或勤而罔繼即有令辟治不古若過此以往

尤茂有聞天啓聖人斯道攸托我

皇上躬堯舜之資允執大中即位以來惟敬

天法

祖用布誠和於四方知千餘年不傳之緒罔不在於遺

經既得之自性尤加以

聖心闡圖書之秘溯濂洛之宗日慎一日緝熙光明以

蒞萬幾細大具舉閭者小醜亂略四征弗庭敷文德於

堂階之上昭神武於敷天之下用濟大師之克以成萬

世之功夫湛恩普被至渥也鴻猷駿烈至偉也載稽往策彰文治者或詘于武功而大業成者或弛其初服故舜之德至矣皐陶祇稱之曰罔愆禹之功至矣孔子祇稱之曰無間文武之謨烈彰矣而詩歌之曰無斁夫數聖人乃振古之所未能幾而僅免乎人情之所時有益若斯之難也小雅六月諸詩多歎美宣王然至沔水鶴鳴而微辭見矣我

皇上兢兢于大命之不假易成功之不居以不已之誠

行不息之健時未闡明

御乾清宫延接儒臣陳說古訓四子五經將以次闡繹

天言往復靡奥不窮及視朝之暇深宫淵默研精味道

松雲棟牖酬對先聖相悅以解常夜分忘寐以至于挈

壺告時雞人司旦猶弗輟也夫接見儒臣暫也而夙寤

晨興之弗皇寧者韋帶之士所猶難也披尋往牒迹也

而精微之獨授受者大賢以上所弗能窺也益

聖心惟恐有慭有間有缺或如宣王令德之不終用是

退省以質諸數聖人云爾微臣陪法從之末無能仰測高深之萬一顧記言記動其職也形容盛德以期于永永勿替亦臣之分也謹拜手稽首略次其所及知而恭為之記以備左右史之餘篇

寶翰堂記

汪琬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熙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顏曰寶翰葢臣熙構之以敬匱

世祖章皇帝所賜

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犀襲以文錦發函啓帙爛焉盈目琬既畢觀則臣崇簡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

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為之記竊惟我
世祖章皇帝以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剪巨
寇南平小蠢十餘年之間薄海内外罔不賔服天下既
定然後躬屈
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講譯詩書修明
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籍田辟學之儀以肇興文治當
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幾稍閒則又能屏絶他好
游戲翰墨之林揮灑淋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間見層

出訖於今日其藏弆
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素流傳人間公卿大夫
之家皆裒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為少矣臣熙起家
禁苑既用文學才望受知於
上於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遊獵巡幸未嘗不在交戟
扈趣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尤以恪恭勤慎獨為
天子所親信故數蒙書若畫之賜視他侍從所得殆有
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葢自晚近數百年以來未有及

臣熙所遘之盛者周書君牙之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既措天下於乂安而又慎擇一二腹心心膂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毘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詒謨不可謂不遠且大矣然則竭股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以無忘

先皇帝之知遇而侈寵錫於無窮是皆臣熙之責也書

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氏父子見之矣

臺灣載舉賓興記

陸棻

疆宇貴於日闢者非僅籍户口府山澤計也不忍其人之不並育將取鱗介而衣履之且以詩書馴彼獷悍之性也歲庚午奉

天子命主校九閩惟臺灣每科額中至字號一卷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迄今四年獲雋者二人矣臣於是伏見我

朝立法之善聲教所被弘以深而遐邇勿間也既撤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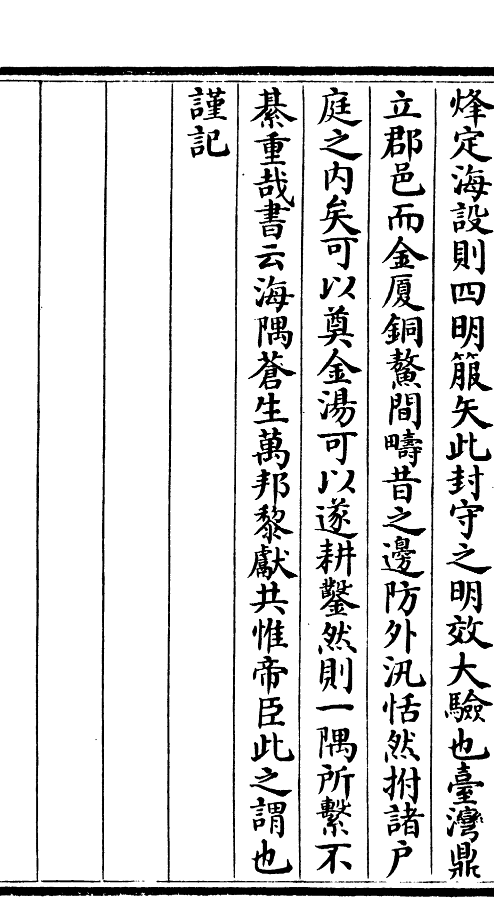
詢臺灣之風土於諸父老父老踴躍而前曰徵太史問
固將藉輶軒以入告其謂此一方民日漸漬於聲教而
全閩百姓得以含哺鼓腹無雞犬驚戴
聖朝之日月世世罔有紀極葢其地在彭湖嶼之東延
袤約二千八百餘里古稱雞籠淡水者其一也其人依
山聚族以居名為土番無官長徭賦丁多者雄椎髻裸
逐男子穿耳婦人束皮布裙蔽體婚娶不以媒妁遇長
者於途則背立俟其過以展敬有事集議亦使長者居

上宴會則團坐以竹筒酌酒跳舞而歌烏烏無歷日文字視草青為歲首性好勇裹籐善走履棘刺如平地村落相仇則以兵詰旦解嫌和好如初不習舟楫故畏海捕魚僅緣溪澗而善用鏢鏢長五尺有咫竹桿鐵鏃銛甚鏢鹿必中冬日無不飽鹿者射雉則拔尾以為幟棄去不食地多產竹巨者數拱長十餘丈伐以構屋恃鹿耳門九曲水以為險土宜五穀不以水耕硫磺富于巖壑之下兼以曝鹽熱炭利其生估客流氓廛居列肆珠

璣布帛錢刀之屬恒以時聚亦有鬬雞走狗簫鼓琵琶之嬉而讀書識文義者無一人焉葢自古以來聲教不相及也我

皇上德威所播正朔所頒西洋荷蘭暹羅琉球以迄海外諸國咸不待諭而自至歲貢罔有闕顧兹彈丸黑子奚裨職方氏之版圖而逋寇未靖往往乘隙以擾海濱隴陌又立法苛猛虐用其民臺人吾人寧袵席外棄之乎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勅鎮臣率一旅降其將卒收其土地上之于
朝爰立監司分長吏設學校重師儒一切規畫與內地
等八年之間生聚教訓島俗丕變皆知有品遜愛敬之
道俎豆揖讓之禮每科輙舉鄉貢士一人以應賔興受
天子恩至渥也父老之言如此猗歟盛哉聲教無外亘
古所未有也抑聞之內固者必有外蔽樹藩戢籬所以
綢繆牖戶也閩之有臺灣猶甬東之螺峰吳之姚劉沙
粵之黎母山也崇明建則崑虞安堵瓊管置則番禺息



烽定海設則四明𥳑矢此封守之明效大驗也臺灣鼎立郡邑而金厦銅鼇閭疇昔之邊防外汛恬然䄂諸户庭之内矣可以奠金湯可以遂耕鑿然則一隅所繫不綦重哉書云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此之謂也謹記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朱彞尊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於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酳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為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鞉鼓椌楬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辟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

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為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宮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為不急之務由是學宮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為不急之務而聽其

傾圮此君子之儒為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
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事者益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
絃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説善諭之
衛故有學歲久將圮王君率諸生棊等新之諸生咸樂
趣事堂廡寢筵欂櫨榱桷戟門壁池莫不具飾不侈不
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
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
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為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

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杜尚書疆理閩粵記

朱彝尊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厦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為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

皇帝嘉悦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兹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𠹉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内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粤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

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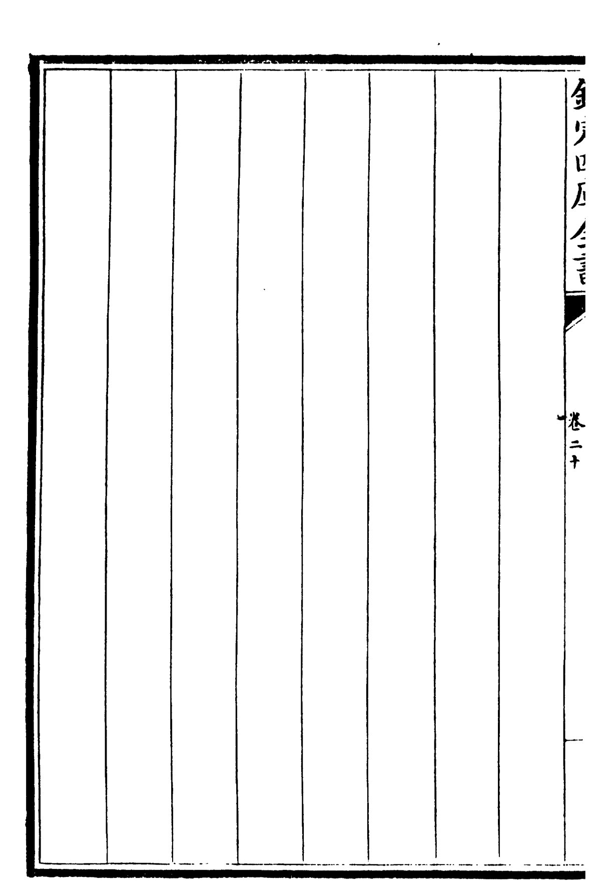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

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烟瘴

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傔僕六七卧起油幕虎髑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覰莫及行則射麇以為粻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温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趍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宫豕圏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益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懐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

召公曰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
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之奏績
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為
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
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
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麤舉其大綱作記焉



瀛臺

御試記　　徐元正

瀛臺在外朝之西碧水搖空林巒隱約類瀛洲之勝故以瀛臺名中為勤政殿
皇帝嘗聽治其中左圖右史大樸不雕存茅茨土階之舊馬甲戌閏月

上召詞臣及部臣之曾在翰林者

賜食於殿前葢異數也是日也旭日澄鮮曉風和霽

鑾輿將至羣臣跪迎道左

上為垂顧諸臣遂附清塵入苑門而左屏息以俟既而

方舟翼然自烟林中出攝衣而登望浮橋曲折時隱時

現於蒼葭綠葦間如遊龍蜿蜒水面朝霞映入波光皆

成五色舟至

勤政殿前分左右班

上命列坐丹墀下柳翠拂衣槐陰蔭席塵土小臣得奉
主恩側身瑤島真肺腑皆濯冰雪矣已而六膳三漿絡
繹以至中使復傳
天語體恤周渥如太和之鼓萬物人皆向榮宴畢謝
恩訖復導至
豐澤園園無丹臒雕鏤之制一望田疇土疏水灌塍畦
繡錯緣苗搖偃縱者為阡橫者為陌高者為埸圃深者
為溝洫麥隴陰陰馴雉鳴也水田漠漠白鷺飛也藻荇

披紛游魚樂也渚浦蒙密凫鷺集也井落之制宛然樹藝之規咸備仰見我
皇上首重民事宵旰不忘奚待繪豳風而始知稼穡也至於繚垣修廡之間碧篠叢篁檀欒櫹䕦既滴露而迎風或拂雲而映日清嚴
禁籞之中遠過淇泉渭川之勝葢惟我
皇上涵濡茂育德無不至故草木暢遂百物咸若東南竹箭盡獻瑞於

帝苑耳於是遐覽既周設席陳几隨地布列或蔭竹林
或依茂樹或倚廣榭或遵曲沼細至赫蹏湘管
睿慮無不詳盡
御題宣後復人
賜酒果粔餌流瀣瓊珍皆出自大官異製或有懐之而
歸者以為榮寵羣臣感激惶悚各奮乃志抽管搆思
上為訓定日未移晷隨所呈而甲乙之不爽銖黍是日
德意隆洽

恩禮兼優不特近今所希遘抑且往古所未聞禮容以接泰交之象也式燕以誉在鎬之義也矢音以陳卷阿之盛也微末咸周逮下之仁也不但此也知稼名軒所無逸矣耕穫有省敬天時矣階茨無華重民力矣一舉事而超軼古今類如此臣感被隆遇莫報涓埃天顔咫尺之下瞻視惟謹不敢備覽謹以所見退而敬為之記

皇清進士題名碑記

吳　苑

自唐制以進士取人相沿百千年至於今不廢其為法也益密其為途也益嚴天下莫不種學績文延頸企踵輻輳並進以庶幾一遇葢

朝廷之人才由是以升者十居八九而士大夫之所尚亦恒在於是焉唐李肇國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竊意諸進士曲江宴游聯鑣接席飛文鬭酒時聊以誌其同授身名朋友相與之

樂事而已然士子之所尚如是而上人所以風厲其下者亦遂因之以示意焉故國家有進士題名之碑雖不知始於何日要其從來舊矣蘇文公曰治天下者審所尚范文正公曰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聖王之取材也兼收並蓄無擇於胥靡管庫然其所尚者可知已庠序學校以董之詩書禮樂以習之師儒父兄以督課之賢卿相大夫以鑒裁之大農水衡之錢耗於舉子者無算其重如此而及其既第之後無所别異泛泛然萍浮

於仕宦之途其身雖貴而其名亦已湮矣則何以示所尚而勸天下士乎夫士人抑首雒誦屏戸外弗事箋疏傳注穿穴蠹腐如此其勤且勞也升於鄉者百不得一焉儁於禮部者十不得一焉或白首窮經或少年盛氣幸而一遇則其精神文采流露而表暴雖不足幾於古之立言者而其所業亦不朽之一端也為之大書深刻列其姓名以傳之於世則其遇者可以自榮而不遇者亦未嘗不可以共勸此礪世磨鈍之道也然則是碑也

其專為士而設乎且夫朝廷之所取材者多矣非其上之所尚則其賢固可錄而不肖者亦可忘也今有人焉董之庠序學校之中習於詩書禮樂之事督課於師儒父兄者久鑒裁於賢卿相大夫者精而又嘗耗大農水衡之錢如是以進者則上之所以望其竭忠効能首公砥節孳孳矻矻以圖利於國家者為何如哉則下之所以竭忠効能首公砥節孳孳矻矻以圖利於國家者為何如哉茍可聽其沒沒而無聞則其人亦竟可沒沒而

遂已也今亦既大書深刻列其姓名以傳於世矣其賢不肖方為天下所指名孰敢不淬礪鼓舞鋭營職業以蘄不辱乎其名不辱乎其名則國家之事固已集矣然則是碑也其抑為國家而設乎我

世祖章皇帝廓清海宇文明煥開十八年間握鉛持槧之士由科第取卿相者殆不可以數計今

天子欽明文思聖學邃深邁唐軼虞比隆三五菁莪之所樂育鹿鳴之所薦送雲集輦下射策中程者其名氏

籍於禮部烺然可稽葢自順治丙戌訖康熙辛未為科十有八矣然惟丙戌為龍飛首科碑亭巋然壯麗繼此未及踵行康熙二十六年御史疏言請令本科進士見為京官或其子孫在朝者立石並刻

殿試榜文

制書一道於碑額以彰

國恩

上俞已久迄今數載未及鳩工苑叨典成均誼當董倡

因筭石料工價書丹篆額之費凡需白金若干兩告之在朝諸君子莫不薦貨以集事經始於康熙壬申落成於康熙癸酉其碑用青白石高八尺二寸濶三尺厚七寸五分座高二尺濶四尺厚一尺五寸皆與前制相準已事而竣既整且堅觀覽之餘肅然生敬因為叙其係於士與國家之大者如此以見非若唐進士宴遊題識無關輕重云爾

國子監題名碑記

陸肯堂

康熙二十四年春

皇帝策試禮部貢士臣肯堂等一百五十人

賜臣肯堂等及第出身有差例得詳其甲第名次姓字屬籍書石而鐫諸太學夫太學乃天下士之所聚而遊而制科為

朝廷取士之大法以

朝廷之大法而立石於天下士屬耳目之地葢有作興

勸戒之義存焉非徒脩舊典而已也我國家以制科取士久矣

天子聖神文武禮樂修明自黨庠塾序以上達於王都辟雍鐘鼓之盛洋溢海内而天下之士皆靡然嚮風故三年則興其賢者于鄉又聚直省所貢士數千人試之於禮部而拔其尤者以進於

天子之廷然後

天子臨軒策之而定其甲乙葢

朝廷所以取士之法一聽諸有司進退之公而儲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其制數十年循之而未有以異也迨乙丑春舉行會試
上既擇左右大臣總領厥事乃獨頒
御題者再
欽定榜名
賜勅者一多士風簷帖括皆得上邀
睿鑒而後復

臨軒策之而定其甲乙葢是科取士更不同有司進退之常而
聖天子慎審精詳以光大棫樸菁莪之治者爲自有制科以來所未曾覯五月朔日
上御保和殿選庶吉士畢復
命大學士等宣諸士而誡之曰士子平日讀書稽古原欲窮經致用乃一登仕籍往往營求干進喪厥懐來今爾多士宜守其初心勿渝素履凡受内外職任當益加

黽勉清操自矢恬靜寡營循分盡職潔已愛民以副朕造就人材至意煌煌
天語聞之者無不聳惕震慄感激奮興退而相與歎
聖天子之所以取士者慎審精詳而臣等以一介之微受
朝廷知遇之恩誠曠世所未有也葢上之所以求材者惟其法而下之所以應上之法者惟其材然人之材有非法之所能周則必有以鼓舞振勵乎其心然後天下

皆欣欣然樂就於所趨而不倦惟
聖天子愷悌作人而夐然出於常法之外故有司之所
相循為故事者
親舉而擩之譬諸天以剛健不息之心而流行發育乎
萬物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物無精粗鉅細莫
不各成其材
聖天子以至誠懇惻之意畢貫乎至纖至悉之間操之
以至精取之以至慎而又申之以誥誡之嚴於是草茅

新進之士一旦拜手於
天子之廷而赫然見
上之所以期之者如此其深而求之者如此其重也則
天下之能者孰不思以材自見其不能者孰不奮發砥
礪而惟恐自棄於不材其受知遇之
恩而仰承
休命者孰不相勸為賢相戒為不肖此亦如天之曲成
萬物而不遺而非有司之奉行常法者所能操其尺度

而收之也且夫太學固天下之人材所聚而遊者也其立石於兹不徒使士之釋奠釋菜其中者覽遭逢聖世之隆而慨然以慕且將使後之人數其名而刻責以求之以較其立心行事之實孰為材與不材而於上之恩孰能稱與孰不能稱也此所以聳惕震慄感激奮興而兢兢懼不克負荷也故書石鑱之以示作興勸戒之義臣肯堂謹珥筆而為之記

諸羅縣學記

蔡世遠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欞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啓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墻皆圮令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庇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

啟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迤西為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墻榜曰禮門義路墻之外為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寡陋何知爰即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

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為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

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為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

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墨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為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為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

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為國為民胥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陳君為我言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敕修夏禹王陵廟碑記

李紱

虞書有乃聖乃神之頌故帝王之德曰聖德功曰神功然自古帝王之興皆得稱聖人其以神稱者則帝惟炎帝稱神農王惟夏后氏稱神禹意其所重在功德非思慮所及所謂聖不可知者耶刪書斷自唐虞神農氏或疑荒遠禹則虞帝所稱萬世永賴而孔子所謂無間然者蓋聖人之功之盛未有過於神禹者也禹葬會稽始見於越絕書吳越春秋然司馬遷自敘已稱上會稽探

禹穴劉向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而史記正義引會稽舊記以窆石証葬處故累朝祀典凡祭禹陵必於會稽宋乾德四年始詔吳越立禹廟置守陵五户紹熙三年重修明洪武三年復大加修葺五百步内禁樵採有司督近陵人看守益帝王代興並致尊崇然未有若我朝之盛者也康熙二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南廵閱視黄河慨然念神禹功德特幸會稽致祭發帑金二百兩賜其後裔增守祠二人復

御書地平天成四大字懸殿額又書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十四字榜於柱大哉
聖言百世以俟聖人不能易一辭矣舊廟像設修偉殿陛嵯峨龍尾螭坳輦道齋宮咸備歲久漸就陊剝雍正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詔所在防護
歷代帝王陵寢浙江大吏始謀修葺經費未定十三年
總督臣郝玉麟因修海神廟成欲以餘金助修布政使

臣張若震料量修費需白金一萬二千兩有奇是冬大
學士臣嵇曾筠奉
今上特旨至浙江監修海塘即兼管廵撫事遂繕疏入
告下部臣覆准以乾隆元年三月鳩工庀材明年告成
恭遇
世宗皇帝祔
廟配
天分遣卿貳祭告

歷代帝王陵寢而詹事臣李紱適奉

命祭告

夏禹王陵八月朔昧爽恪將祀事敬瞻新廟佳氣鬱鬱

葱葱黝舍煙雲丹耀日星神燈炯睒明威歆享百靈欣

欵閟宮有侐咸有助焉禮既成臣若震述臣曾筠言屬

臣紱為修廟記臣紱才薄識闇不足以鋪張

國家盛典因以對揚

聖天子尊崇古帝王之休命惟是廟始落成而臣紱首

奉祭告之
命趨蹌灌獻於殿陛之間盖不易得之遭逢不敢以不
敏辭謹敘重修端末繫之詩以示後之任封疆者得取
法焉詩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參其中三才乃著繼
天立極是惟聖人聖不可知乃進於神惟夏后氏開王
之始繼帝之緒獨稱神禹玉帛萬國會於塗山會稽陟
方乃葬斯原代致奠禮
國朝益備新廟奕奕祇薦祀事窆石發左菲泉濫前麗

牲之碑紀以兹篇萬世明禋陵寢是恃後有作者念兹勿替

駕幸翰林院記

裘曰修

國家儲材之地厥惟翰林長安門東南隅院署斯在歲久且圮今茲甲子春

上命發太府金錢重葺之冬十月既竣事

上手書顏其堂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是時掌院事者大學士臣鄂爾泰臣張廷玉

上詔所司卜吉送入院日庚午具鼓吹揚旌斿

駕發自乾清宮由午門出至則先

詣祀
孔子祠肅穆如禮爰
升座羣臣次第上謁畢各就位樂作
錫宴用唐張說麗正書院詩分韻
上得東音韻二首以倡坐於堂上者惟三十有六人咸
和又為柏梁體聯句凡籍翰林及嘗為是官者與焉𥁞
百有六十五人酒三行樂闋
上因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謂臣爾泰臣廷玉曰卿等

庶幾無愧房杜矣顧朕弗及唐太宗耳又曰翰林之職非特文章已也因文可以見道爾諸臣當明體此意臣爾泰臣廷玉惶恐謹避席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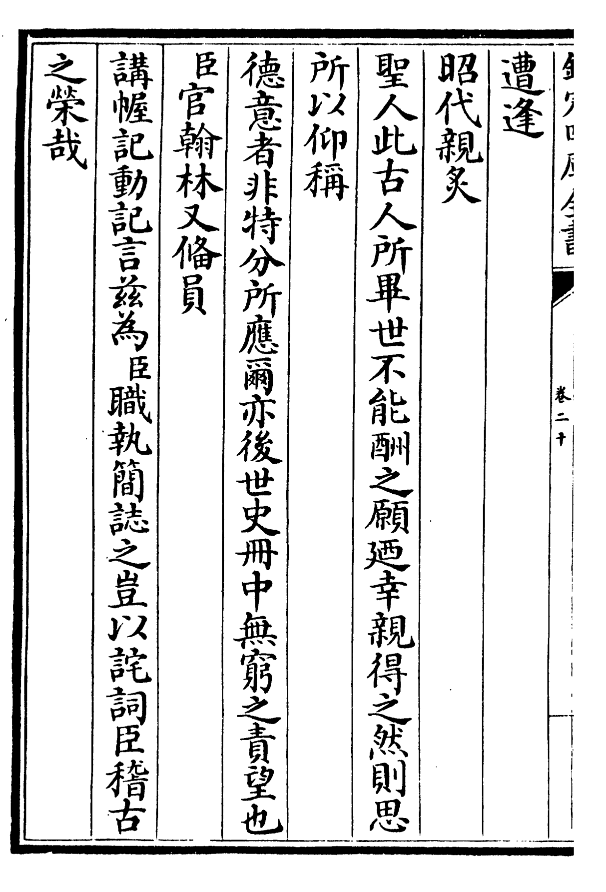
陛下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譾薄亦思上佐

堯舜興中天之治然材分不逮竊自媿出房杜下羣臣皆頓首謝復

賜樂善堂文集性理精義各一部又名茶文綺及他物有差

上起如清秘堂羣臣趨出候
駕於沙隄之東未移晷吏部尚書公臣訥親捧
御製七言長句四首宣示則
上又于更衣次所援筆立成者也羣臣跽誦之餘懽喜
讚歎以為此自古帝王所未有須臾
駕出欽承
天語更鄭重于末章戒訣崇實之意唐哉皇哉一堂咨
儆直比隆于賡歌颺拜之庥風焉我

國家定鼎百有一年于此矣
聖聖相繼歷于
四朝禮樂之興宜在今日夫翰林者文章道德之府而
學校之本風俗之原也說者謂自百辟卿士下逮一命
之吏皆有所應盡之職而翰林一官獨從容瑣闥間若
無所事事者而
朝廷待之又最近且優以為是蓋清華之選此豈無故
苟以榮其身歟人臣幼學壯行遇合嘗不可必而今得



遭逢
昭代親炙
聖人此古人所畢世不能酬之願廼幸親得之然則思
所以仰稱
德意者非特分所應爾亦後世史冊中無窮之責望也
臣官翰林又備員
講幄記動記言兹為臣職執簡誌之豈以詫詞臣稽古
之榮哉

來牛石城記

常安

都江古州之徑流也由諸葛營而西爲上江其源出都勻獨山州由諸葛營而東爲下江其流通粵之柳州沿江盡苗藪也下江多尚苗上江多山苗而山苗尤悍上江山重箐密地極險阻雍正七年勦撫叛服不常亦上江爲甚底定後議置營汛於上江設一協鎮轄兵二千二百名駐水陸扼要之區曰來牛辛亥撤師題建土城予聞其地土疎易圮土城恐不足資扞蔽癸丑以改建

石城入

告蒙

俞旨允行爰飭新設通判鄧瀾董其事且諭之曰苗新嚮化慎勿以鼛鼓滋擾而附近居民苦苗蹂藉凋殘之餘不堪重役務厚其值以徠傭者庶工成速而苗與民皆無傷甲寅春二月工竣計高一丈女墻高四尺下廣八尺上六尺周圍六百三十九丈有奇城門四東曰陽和西曰慶和南曰薰和北曰化和於是都勻之父老子

弟忻忻然來告曰來牛石城成矣官兵永駐於此以控制諸苗而今而後誰復敢入我村落掠我子女牛羊者乎誰復敢張毒機奮長矛伺我於林莽奪我財而戕我命乎入安枕席出履康莊吾儕小人何其幸哉且崇墉屹屹不特為吾一方萬年之利即遠近隣邑皆可恃為犄角以無恐茲城之功不其偉乎曷可忘其所自始也請記之余因思來牛為上江扼要之區向無城垣故崇山湍水皆為苗險今石城既成天造之山為我屏障激

蕩之水為我塹壕由是上江固而下江亦固下江固而
丹江清江靡不固
聖天子南顧之憂不藉是少攄乎孟子曰地利不如人
和傳曰衆志成城是城可恃而尤有可恃者在守其可
恃者而更無忽其尤可恃者余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哉
時余有撫江右之
命不敢以行速辭遂記之
皇清文穎卷二十